

戲中的境界

侯榕生

誰都知道平劇是抽象的，以一張桌子兩把椅子，代表了宮殿，寒鑿，四個舉旗的龍套代表了千軍萬馬，但是代表是代表，仍需要下觀衆的想像力來加重戲中的境界；當在風入松牌子中的兩堂龍套，忽排列不行，在後面督陣的大將問曰：「前面因何不行？」答曰：「來到××關。」在一聲人馬列開的將令中，場面吹起後半段風入松的牌子，龍套分開處，出現一員大將……：

風入松的牌子是極悽愴的，我們可以想像出馬蹄奔跑聲，旌旗向日招揚，道上的塵烟四起，以及準備兩軍廝殺的戰場，凡是戰爭都是壯烈中帶有悽愴的氣氛，尤其戰敗後的大將軍，丟盔曳甲，兵器也沒了，在臺上哇哇一叫，能不爲之難過嗎？因此本人愛看鐵龍山，由姜維起霸王兵敗後的一人一騎，是個極悲壯的故事，極可敬的英雄人物，但是臺上有什麼特殊的地方？沒有，仍是兩堂龍套，桌子椅子而已。

去年，偶爾看了齣鴛鴦塚，知道是程派戲——一定是悲劇——又猜想既名鴛鴦塚，這是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實際上，不然，却是極普通單純的平凡故事。

我常說單純即是快樂，單純即是美，美與真不見得只限於才子，佳人，越是平凡中的人才做出真善美的事情來。以鴛鴦塚來說；東村小小子，在廟會中看上了西村的小妞兒，鄉間交通不便，於是借宿在西村的農家，這農家正巧是小妞的家——若無巧合，則無故事——兩個人相識了，免不了私定終身，後來，小小子回家，數月無音信，小妞朝思暮想一病身亡，小小子知道了也當場撞死。以劇中人的自報年齡，兩個人都是十七八歲，正是單純知愛的年歲。

這是中國鄉間故事，也可以說是民間故事，沒有傳奇色彩，只有真實的同情，我喜歡這齣戲，因此在臺下時，就好像也是西村中的一戶人家，也參加了賽會迎神，親眼看到了悲劇的產生，而無能爲力。

但是，最不可恕的，是演出者的不像，使人倒胃口，我謂之破壞了劇中的境界。

潘金蓮在臺上也是一张桌子兩把椅子，王寶川正是一樣，如何分別，頭面裝飾是顯著的分別，最主要的在演戲者體會劇中人的身份，說白了，要會做戲。不然，想像力再好的觀衆，也無法來體會，欣賞劇情了。

寫到這裡，我想起前幾天看過的兩將軍，飾馬超的武生，我很欣賞，但是扮上馬超可就不是那麼回事，馬超者西涼名將，乃世家子也，決非普通的豪將，結果，以氣餒萬丈，火氣冲天的樣兒在臺上表演，實在不够味兒，於是我很氣，氣的想寫戲評，最後，乃是壓在心裡並未寫出，不過，戲中的境界，首要劇中人的表現，才能引起觀衆的共鳴，凡是「角兒」應當有「角兒」的氣度，這需要的是體會，與舞臺上的修養，決非學會基本動作即可交差的事。